

主 编 潘懋元
副主编 别敦荣

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



A Series of Collections of
Youth Scholars o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Study

大学精神与 高等教育创新

冒 荣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

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创新

冒 荣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创新/冒荣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4

(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潘懋元主编)

ISBN 978-7-81125-267-5

I . 大… II . 冒… III .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39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hanyt812@yahoo.com.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韩玉堂
印 制 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7.875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35.50 元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 发展轨迹与成就

——《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总序

2008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开放的30周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建发展的30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以30年为一世(“世”字由甲骨文“三十”所演变)。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一个世代的成就,总结一个世代的经验,面对新的世代的机遇与挑战,瞻望新的世代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同样,回顾与总结高等教育学科创建以来一个世代的成就与经验,探讨学科发展的规律,为跨进一个新的世代作好准备,也很有必要。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同西方一样,都是因应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所走的道路却有所不同:西方只是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展高教问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则是以学科建制为发轫,30年来,沿着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轨道前进。

其一是建设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学科群。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早已有之。清末民初的著名教育家张之洞、梁启超,特别是蔡元培,已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目标、学制的议论。著名的大学校长如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等,也发表了许多办学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原高教部还曾出版了《高等教育通讯》(1953~1957年),除了发布公告、交流经验之外,也发表了一些调查研究报告。而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以至形成庞大的高等教育学科群,则是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作为这一学科发展轨迹起点的标志是:

——1978年,厦门大学成立了高等教育科学教研室(后改为研究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

——1979年,由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高教局8个单位在上海联合筹备组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次年又在厦门召开了有34个单位参加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议。

——1981年,中国教育学会在福州召开第二次年会,讨论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编写大纲。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同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潘懋元主讲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公开出版,成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先声。

——1984年,潘懋元主编、9位学者合作编写的《高等教育学》(上下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系统专著,它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确立。

继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出版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各有特色的高等教育学著作。主要有郑启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田建国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胡建华等编撰的《高等教育学新论》,潘懋元、王伟廉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潘懋元主编的《新编高等教育学》,杨德广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概论》,薛天祥主编的另一部《高等教育学》,王伟廉编写的《高等教育学》等共20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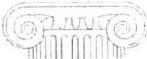
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上,30年来,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第一个方面是作为本门学科研究对象的高等教育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研究,如对“高等教育”的定义、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社会功能、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等的探讨,以及对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等的研究。同时,还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探讨一些教育的基本理论,如教育价值观、教育的内部关系基本规律和外部关系基本规律。这些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为高等教育学科从经验性向理论性发展打好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本门学科的学科体系与方法论的研究,也即元教育科学的研究。包括高等教育学科的性质、研究的范围与重点、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高等教育学科的价值取向,等等。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成就

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上,有三个研究组织所起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一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所属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这个研究会于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连续开过3次年会,都是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主题,广泛交流了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学科建设的观点。1997年召开的第四次年会,进一步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理论如何能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知识与方法,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其后每两年一届的学术年会,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另一个组织是由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组织的“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每两年开会一次,已经开过11次年会。每次年会主题都是从理论高度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的各个阶段所提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如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三个是中国高教学会。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教学会所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如组织“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课题研究,出版了8卷本《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开展高等教育学专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组织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和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分论坛;组织编撰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推荐用书的编写以及正在组织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大型研究课题,等等,对活跃高等教育研究氛围,培育高等教育研究新生力量,丰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高等教育学只是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中一门基本的综合性主干学科。由于高教实践的需要,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已经出现了众多分支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分支学科,相对于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来说,可以说是三级甚至四级学科了。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所包含的分支学科,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高等教育学这门基本学科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如大学德育论、大学教学论(课程论)、大学学习学、中外高等教育史、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及各科类的学科教学论,等等。第二类是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如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结构学、大学生心理学、高等教育系统工程,等等。第三类是应用高等教育学理论以研究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所构成的学科。如高等工程教育、高等师范教育、高等医学教育、高等农林教育、高等专科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留学



生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等。当然,以上分类只是相对的划分。上面所列举的各门分支学科,都有系统的专著出版,并且大多已作为课程列入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计划。有的分支学科,又进一步分化为若干次一级的分支学科第四级学科。其中以高等教育管理学发展最快,分支最多,已分出高等教育行政学、高等教育评估学、高等教育管理心理学以及高等学校教学管理、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高等学校后勤管理、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等次一级学科或专门研究领域。其发展之快、参加的研究人员之多、研究成果之丰富,是其他学科所不可比拟的。中国高教学会所属的高教管理专业委员会以及各个地区的研究会,也是高教方面最为庞大的组织。同时,高等教育管理这一分支学科,差不多是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同时起步的。朱九思等主编的《高等学校管理》和王亚朴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最早公开出版的两部专著。其后又有余立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刘文修与汪培栋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母国光与翁史烈主编的《高等教育管理》等专著数十部。这些专著,或着重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原理,或着重阐述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各个部门的工作,各有特点。

另一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是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工科大学现多改为理工大学或科技大学,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最为活跃,除出版全国性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之外,许多工科大学与工业部门出版的高教研究期刊达 100 多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华大学、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东南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 13 所原教育部直属重点工科大学所组成的“协作组”及后来扩大成立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在推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为国家制订工程教育政策提供咨询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他比较活跃、研究成果丰富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还有大学德育论、大学学习学、比较高等教育、大学生心理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等。至于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结构学、大学课程论(教学论)等分支学科,虽然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都有一些富有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专著。上述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科学庞大的学科群。

其二是结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为解决高教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上述学科建设,本来就是在高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成就

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推动下进行的。但学科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而实践提出的问题则往往是综合的。因此,更多的研究工作是围绕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不断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的,以提供决策咨询或指导实际工作。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难于列举。这里仅就人们关注较多的几个问题的研究作一简略综述。

有关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研究对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围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讨论了教育观、人才观、教学观、质量观以及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等众多实践中的问题。讨论的实质集中于教育的价值观上,形成了新世纪适应新时代的许多新理念。

关于高等教育同社会发展关系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教育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本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这条规律的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明显与重要。因为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专门人才,他们将直接进入社会各个部门就业。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直接地、迅速地影响高等教育。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高新科技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高等教育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以及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就成为不同时期的热门研究课题,有关研究成果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高等教育宏观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包括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管理结构等。郝克明与汪永铨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所进行的宏观结构调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国际比较研究。更多的文章,集中于科类与层次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与定位的研究上。至于体制改革,研究的重点有招生与就业体制,着重于探索高考制度改革与就业指导问题;投资体制研究如何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模式;管理体制,着重研究如何加强地方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单一的行政管理为行政、立法、经济、评估的多元管理方式,加强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早期着重于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如何立法以保障民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及其健康发展,其后则着重



于如何提高办学水平、规范办学行为以及学校法人产权与投资回报等。还有关于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问题,一直为高等教育理论界所关注,高等教育研究者借鉴国外的“合作教育”模式与经验,对一体化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与试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近年来已从静态结构、体制改革研究进入动态的运行机制的研究。即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社会有机系统,将其放在相关社会结构中,探讨社会诸因素在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的连接关系及其运转方式,使体制改革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另一个受到人们较多关注并在高等教育应用研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院校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前,遍布全国的数以百计的高教研究所(室)根据各高校改革与发展需要,针对本校存在问题进行研究,为学校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咨询意见。这一时期,院校研究处于各高校自发状态,零星可见一些介绍美国院校研究的情况和有关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文章。进入新世纪后,院校研究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中国高教学会成立了院校研究分会,每两年召开一届学术年会,同时举办院校研究国际讲习班,在研究理论、交流经验的同时,培训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一批专业研究人员针对现实需要,开展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院校研究专著,包括翻译出版美国院校研究理论著作,推动了院校研究水平的提高,使院校研究在高校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问题,为国家高等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两条轨道相辅相成:学科建设为问题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问题研究为学科建设扩大视野,不断注入新的实践源泉。因而,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从兴起到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建立了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科学学科群,成立了遍及全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高等教育研究刊物大量涌现,刊发了数以万计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专著和教材,并根据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担并完成了一大批重大攻关项目,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工作。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活力的领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成就

域之一,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成果丰富、人气旺盛的新兴学科领域。其所研究的问题,遍及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吸引了众多有关学科的学者和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参加,也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攻读高等教育硕士、博士学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尤其重要的是一批高等教育学的中青年学者,已经和正在茁壮成长,成为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活跃于高等教育理论前沿,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和问题研究以及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 30 年来先后进入这一学科领域,对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坚实的基础、突出的贡献和坚定的信心。而其不同的特点则是各有自己的研究重点与成就:有的着重于学科基本理论或分支学科的研究;有的着重于宏观的高等教育理念、结构、体制、管理、评估的研究;有的专心于微观的课程、教学、德育、大学生学习、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有的长于高等教育发展史或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有很多创新观点。其中有许多学者已经崭露头角,在国内高教理论界享有盛名,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他们亟须有一个交流学术观点、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2008 年 5 月 17 日,借参加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30 周年院庆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中青年学者论丛》编委会在厦门大学举行,讨论编辑出版事宜,认可第一批约稿名单。每人一本,每本 20 万字,由作者主要从 2000 年以来所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中,精选水平高、影响大的论文,结集成册。

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新锐学术力量前沿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对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引领作用,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大国走向强国,从国内走向国际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倡建者之一,面对青出于蓝的中青年学者群体的丰硕成果与力量展示,借此机会,为后浪推前浪表达衷心的激动与欣慰。

是为序。

潘懋元

2008 年 7 月 2 日

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目 次

第一编 大学精神与学术自由

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2)
校园文化和大学的文化精神	(13)
创造与自由	
——谈创新人才的培养	(21)
关于学风问题的几点思考	(32)
学术腐败的内在根源与社会控制	(43)
真理标准讨论与学术自由	(55)
学术自由的内涵与边界	(65)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与划界	(84)

第二编 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发展·选择·创新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几点思考	(101)
高等教育市场的发育与控制初探	(115)
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	(129)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市场经济	(139)
从精英之塔到大众之厦	(150)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论争与启迪	(161)
从突进到和谐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策略的转换	(169)



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创新

两次学术革命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179)
多样化与一体化	
——研究型大学发展机制刍议	(189)

第三编 大学校园文化面面观

“摩擦内耗”和“雪球效应”	(201)
艺术乎？技术乎？	(203)
走向开放	(205)
在知识的商品化趋势面前	(207)
走出困惑	(210)
“有也好，没有也好”	(212)
一个幽灵在校园里徘徊	(214)
诱惑与竞争	(216)
“我们算什么？”	(219)
被倾斜倒掉的公平	(222)
基础研究与“广种薄收”	(224)
忧患意识和教育危机	(226)
高科技和高等教育	(230)
从补偿性改革到制度化改革	
——谈上大学自费问题	(236)
街上流行“老板鞋”	
——“高价学校”告诉我们些什么	(243)
无觅桃花源 何处好耕田	
——高校教师精神压力问题初探	(250)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麦当劳化”	(260)
善治视野里的高校教学评估	(265)
后记	(268)

第一编

大学精神与学术自由





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上帝”

什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会给我们的心中灌注进时时翻新而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上帝”。

这种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上帝”即对作为“真”的客观自然规律和作为“善”的内心道德准则的尊崇和追求，正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本意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反对宗教神学对于人性的摧残和压抑，推崇人性，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主张个性解放和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类的价值信念和思想态度。而从一般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人文精神则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注重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信念和思想态度。

对于科学精神，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倡导中，曾有过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它包括“崇实”和“贵确”两方面，“崇实”即“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



第一编 大学精神与学术自由

陈言,凭虚构造为能”,“贵确”即“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相,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之言为足是也”;①还有的学者提出,科学精神的基本要求是追求真知和知行合一,即“须根据事实,以求真理,不取虚设妄想以为论据,不放言高论以为美谈”,并且“认定求知求同的宗旨力行不倦”。②在科学社会学中,则把科学精神解释为“有感情情调的约束科学的一系列价值和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公有性精神、普遍性精神、独创性精神、无私利性精神和合理的怀疑性精神等。如果也从一般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科学精神则是一种特别重视和强调科学认识的价值,注重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重要性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态度。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者之间,既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又具有不同的侧重性和可能的矛盾性。

强调人的价值和强调科学认识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无疑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人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本身就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的发展与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必要前提,“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的发展和完善,正是以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为重要标志的。另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科学认识的价值正在于科学认识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对科学认识的价值的强调,在一定角度上,正是对满足人的需要的强调。所以,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两者之间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就认为,人所拥有的最高的天赋,就是他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能力;而科学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教育人进行创造性思维和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在文艺复兴这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③,科学正是人文主义者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愚昧的有力武器。而在许多科学大师的身上,也都无一例外地充溢着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

强调人的价值和强调科学认识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并非完全同一的。由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科学认识的功能的多样性以及人的需要的满足和

① 任鸿隽.科学精神论[J].科学,1916,(1).

② 黄昌谷.科学与知行[J].科学,1920,(1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人的认识水平所不可避免受到的客观局限性,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人的价值的强调,往往只是对人的某一方面需要的强调,而对科学认识的价值的强调也往往只是对人在某些领域的科学认识的价值的强调,因而,在一定的客观情况下,强调人的价值和强调科学认识的价值各自所针对的矛盾和所强调的重心是有所不同的。在很多场合,强调人的价值,其主旨在于求善,在于正与邪之间的选择;强调科学认识的价值,其主旨则在于求真,在于真与伪之间的辨析。在教育中,强调人文精神,往往会更多地突出人文学科的作用和地位;强调科学精神,则往往要更多地突出自然科学学科的作用和地位。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由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人的价值和科学认识的价值各自的强调程度也会有所差异。这些差异性,使得某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之间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冲突,也使得社会乃至社会成员个体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往往会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就像创立数理逻辑的英国科学家罗素所言,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条在逻辑和道德两者之间的循环往复之路。

从神学化到人本化和科学化

在论及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即认为古代高等教育是“人文”的,而近现代高等教育则是“科学”的。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没有一些道理,但似乎失之过于笼统和简单化。

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也许都可以追溯到许多古代教育家那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教育的作用在于把人从无知的黑暗带向理性的光明,最崇高的教育目的就是使人们回忆起埋藏在灵魂中的善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应对自由人实施以探索纯理性知识、使受教育者的理性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摆脱了狭隘功利的自由教育;中国儒家教育强调“止于至善”;孔子“学而不厌”而“不知老之将至”。这些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了追求人的完善和追求真知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要素。但是,不能不看到,古代教育家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中,包含着极其矛盾的成分。柏拉图强调理性,是要人们摆脱欲望,抑制情感,去接近绝对观念即神性;儒家教育以“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作为封建伦理支柱的“三纲五



第一编 大学精神与学术自由

常”。在这些“以权威为知识原则，以崇拜权威为思想方法”的教育中，那种道德的光环，常常又是一道精神的枷锁，它扼杀了受教育者精神的自由发展，也抑制了教育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的功能。

作为近现代大学重要起源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的欧洲中世纪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但由于时代的制约，从总体上来说，它和那一时代留下的那些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城堡、教堂一样，留给人们的只是刻板、封闭、僵冷、沉寂和令人窒息、压抑的感觉。

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神性排斥人性、神谕取代知识、神学统治科学的黑暗时代。“中世纪把一切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包含在神学中，成为神学的科目”，^①而“所有的教育都必须被引向对圣经的理解和训练人们接受永恒的真理”，因而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萌芽，只能被深深地压在宗教神学的冻土之下。中世纪大学，从教学内容来说，神学是当时最主要的和地位最高的学科，如海德堡大学在1413年时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七艺学院，神学教授年薪为120古尔登金币，法学教授年薪为80古尔登金币，医学教授年薪为60古尔登金币，而七艺学院教授只能在七艺学院宿舍楼中免费住宿，唯一的收入只是从学生那里收缴的听讲费。^② 从其教学方法来说，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的、思辨性的、整天搬弄教条和诵读古训的经院方式。从校园生活来说，蛛网般的宗教控制则严厉地窒息了师生的精神自由。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19世纪初，如181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著名诗人雪莱和他的朋友就曾因印发《论无神论的必要性》的小册子而被学校开除。^③

当然，也必须看到，中世纪大学是在十字军东征后随着欧洲城市的兴起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它最初曾作为一种行会组织，因此，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和当时城市世俗生活的需要。例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萨诺亚大学最初就分别是以法学和医学而著称的。同时，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而“文艺复兴并不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突然产生出来的，它植根于中世纪的城市背景和知识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② 海德堡大学(世界著名学府丛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③ 牛津大学(世界著名学府丛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